

似乎每个人都会都读别字。读别字的人肯定就是没文化,但有文化的也未必不读别字。不同的是不幸的人在人在前读别字,幸运的人在人在后读别字。

小时候,父母常常把读错别字视为没水平的表现,说起某某“那个字都不认识”,语调中不免有些轻蔑,语意一言难尽。在我年幼的心里,读错字就是没水平,也等同于没文化。困惑也随之而来,为什么有文化的人什么字都认识呢?可能是他们都比我认真吧。

少时爱读书。父亲原来是语文老师,他常常教我,看到不认识的字不要抢着读,先查字典,慢慢地就不会有多少字不认识了。但是少年人总是耐不住性子的。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,一本《西游记》都能读到猴年马月去。于是,我常常采用最简单的办法,遇到生字读半边,一个人在书海中半通半不通地劈波斩浪。好在有些小聪明,杂书虽然读得多,考试成绩也不太差,不免自鸣得意。到五年级时,港台的武侠热在国内兴起,看武侠小说成为少年人的时尚。那时我看电视时知道有穴道,但看书时就只会读“八道”。课余和同学聊天,被班上同学听到了,不出意外地笑得打跌,成为少年人心中的一桩糗事。

只是恶习从来就改之不易,加上我读书一味图快,所以一些别字一直没得到纠正。初中时,我被语文老师抽到朗读课文。课前没有预习,自以为手到擒来的事却遇到了揩油的“揩”字不认识,于是脑筋急转,想到日常有“卡油”的方言发音,就病急乱投医地读了出来。老师大惑不解:“你连这个‘揩’字都不认识?”我第一次在语文课堂上闹了一个大红脸。

二月,省里正在开展全民阅读率调查。一天,我在食堂吃过晚饭后,不经意走到赛格特小区对面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,看里面灯火通明,就想着进去看一下。一开始,有点生疏,好久没有进自助图书馆了,一番摸索后刷卡进去了。

里面空无一人,大概正是吃晚饭的时间。灯光齐刷刷地亮着,自动空调一直开着。这个图书馆并不很大,一共摆着两三排图书,放了六张桌子,每张有六个位置。我在上面那一排浏览图书,有许多我喜欢的,其中一本《暂住中国》出乎我的预料,是我找了好多年没找到的。还有很多世界名著和现当代中国作家的书,自驾游指南以及很多励志和情绪管理等方面的书。

一会儿,进来一个年轻男子,找个位置坐下,无声无息打开自己带的书认真地看起来。我过去问了下,说复习司法考试,我看到了他前面的法律书。又一会,“嗒”一声响,进来一个小男孩,我正在看他身后跟着什么样的大人时,原来就他一个人。他熟门熟路地来到少儿阅读区,找到一本《十万个为什么》(化学卷)津津有味地看起来。我轻轻跟他聊几句,他说自己是心湖小学三年级学生,十岁,家住赛格特小区,晚饭后拿着妈妈的身份证一个人跑过来看书,大约一个多小时后,妈妈会来接他。我在少儿普及类的读物中看到一本有关情绪的书,真没想到人类的情绪可以细分为近100种。我很感兴趣,坐下来,打开看,一页文字,一页配图,非常直

别字

于楚



气冲霄汉 梅子红 摄

读别字的另一个原因是同形异音。你以为你知道怎么读,结果偏偏是你不知道的那个。如拾级而上的“拾”,龟裂的“龟”,都曾是这样的存在。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,就是虚与委蛇。写成逶迤的时候我是不会读错的,但一直就是不知道“委蛇”是什么蛇,直到某天想查查看委蛇长什么样子,才发现自己错得离谱。

所幸随着年龄增长,遇到的这种事情日渐减少,即便有,也是多在人后了。不过,地域的偏见有时候让人盲目。年轻的时候,我在重庆上学,当时重庆还是四川省的一个市。四川人常常自嘲,天不怕地不怕,就怕四川人说普通话。在不知不觉中,我也有了莫名的地域优越感,总以为安庆处在官话区,安庆的读音更接近普

通话。四川话中,但凡和安庆读音不同的,就是错了。在安庆,豇豆通常被读作“缸豆”,大家朗朗上口,我自然也不以为错。在菜市场上,听到重庆的亲戚说买一点缸豆时,不由腹诽“没文化”。待到偶尔想起翻查字典,我不由汗水涔涔而下,感叹果然“沉默是金”。当然,也不总是这么幸运。工作才半年,一次和漂亮的女同事大言不惭,说“莘莘学子”如何如何,被同事憋着笑教育,是“莘莘学子”啊。

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,越是被大家认为有文化的人,一旦读了别字越让人难以接受。大家会想,这个字连我都认识,你居然不知道?你怎么能不知道!比如某大学校长误读了鸿鹄之志的鹄字,一时间就沸沸扬扬了。可是按照墨菲定律,只要有可能出错的地方,就一定会出错。这种现象在所难免。一次是在大学课堂上,专业课女老师讲到了“工干原理”,大家听得很不明白,以为是某个专业名词,翻教材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数分钟后,同学们停下来面面相觑,愕然中带着释然,因为那两页的教材里,只提到了一个“杠杆原理”。

我的父亲是特殊时期前的大学生,一生都在和文字打交道,是平常人眼里的文化人。我小的时候,他也曾嘲笑过,某些人把臀部读作“殿部”,把大腹便便说成“大腹扁扁”。后来,父亲年纪大了,住院时随口说了一句我的“殿部”如何如何。这句话被邻床的一位老人听到了,老人“嗤”了一声,语意不言而喻,父亲年纪大耳朵背,倒没什么,只剩陪床的我在一边尴尬不已。那一声“嗤”仿佛是一根针,刺在了心上,为年迈的父亲留下了深深的一划。

起,还把拍的照片给她看。她说知道啊,经常去的呀。

又一天晚饭后,我来到自助图书馆,里面坐着两个女生。另有两个座位上还放着书和笔记本,边上放一块“预约位置”的牌子。我上去看了一下,一个是考研的英语书,书下还盖着一个本子,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英文;另一个是考编的书。这个时候,这两个位置上的人应该是回家吃饭去了,吃完饭马上就该回来了。

不久后的市政协会议上,我请教了任省政协委员的市图书馆馆长,他说的是,现在图书馆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了,更多地要为市民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。

图书馆有一些特质,吸引着人生各个阶段的人们,那种熟悉感是让人安宁的,就算你之前没有去过图书馆,你也会知道它大体是什么样的。还有它的免费和福利性质是抚慰人心的。每一个走进图书馆的人,眼里都有一股知识的暖流。

博尔赫斯说,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,那社区里的自助图书馆就是人间天堂了,太多的好生活被我们忽略了。



二十四小时图书馆阅读记

刘从进

观,看着轻松,大概用了半个小时看完。男孩已经换了三四本书了。

接着又进来两个女生,坐在中间那张桌子上。一个女孩直接打开书和电脑学习,另一个在书架上看了一下也坐了下来。我一看她们看的是英语书,问考什么呢?说不考不考。她们纯粹就是为了学英语吗?我也不好多问。图书馆不是聊天室,是读书的地方,大家都很安静。又隔一阵,进来一对母女,坐到我坐的那张桌子上。母亲开始给女孩订正试卷,两人不敢说声,轻声地交流着。

大约一个多小时后,那个男孩的母亲进来了。男孩去开了门,跟她一起找来两本书,坐在那儿又静静地看了一会,走了。接着又进来一个女孩,坐在那两个看英语书的女孩的桌子上,打开书包看。她是准备专升本考试,正在看数学试卷。

最后进来一对女孩,就坐在靠门口的那个桌子上了。她们是一起备考公务员的。我坐到八点多,出来了。

不久,一个很寒冷的夜晚,我在外面办点后走路回办公室,又途经这家图书馆。往里面看了一下,坐着两个年轻人,一男一女,在安静地读书,非常暖心的场面。我走在门口拍

了两张照片,又进去,在里面继续拍了几张照片后,找了两本书《李叔同作品精选》和《人类的故事》,坐在那里看。

一会儿进来一个男子,在书架上整理书籍。来到我边上时,我问他,你是管理员吗?他说是的。于是我问了他一些情况。他很耐心地向我演示怎么用手机刷卡进门,如何借书还书。还说墙上的公示栏里有他的手机号,二十四小时开机,碰到什么事可以打他电话。他走后,我到书架上看了一下,借了五本书:《西藏生死书》《生存的图像》《安静地生活》《人性的弱点》《重要的事说三点》。

我回到办公室坐到十点半,又来到图书馆,想一个人进去坐一会。结果那个女孩子还坐着,灯光下,一个人的身影安详而坚定,有一种被知识包围着的深沉的美。我没有进去打扰她,想着过几天,再晚一些,还是要一个人去坐一坐,在黄色的空间里,独自享受一番满身知识的孤独。

二十四小时图书馆真的是一个挺好的存在,窗明几净灯亮,自动空调,有一种读书的氛围感,不像坐在办公室或家里,一会翻手机一会看电脑,累了还想躺。回到家里跟女儿说